

秋風

劉文琴

秋天的風，是從學校對面的山頭吹下來的吧？

那天獨自一人在六樓陽台上吹著風，這才驚訝！何時這迎面的風不再是夏天的徐涼，而是秋末的冷冽了？

看著遠處的燈火霓虹，不禁啞然失笑，這「新鮮人」的日子，馬上要不新鮮囉！

「老僧三十年前來參禪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；後來親見知識，有個入處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；而今得個體歇處，見山又是山，見水又是水……」，當前腳跨入學校的第一步時，豈不亦是懷抱一種參禪的心境？而今在面對『半個新鮮人』的世紀時，回首仰望，只見一片茫然，腳踏著是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」的前人步履？還是岔出了軌道卻渾然不知？

茫然的度這所謂新鮮人的日子，上課、下課、吃飯、睡覺……。直到李季準走到面前款款談出「大學生與感性生活」，這才驟然的如一棒喝下，敲開了久久蟄藏的大學序

幕！夜夜的「知性時間」，「感性時間」，「孤雁殘鳴」，一下子拉成了現實，虛幻而卻又真切。在回首的日子裏，它恍然如一巨大的指標，擎天遙指著未知的四年！

有人嘲笑過，「舞會的邀請比演講的邀請還多！」可不是嗎？迷濛的燈光，羅曼的氣氛，燈光舞影，好似普化課程一般戰戰兢兢的修習著，學姐們的招呼，學長們的殷勤，組出了一幅勇士出征圖。

但回頭一看，見著的卻是一雙雙茫然的眼眸，羞澀的情愫，我們要如何跨出這第一步？如何在陌生人的懷抱裏學習不被傷害？『Blues』的旋律，舞出了旅程的第一步，模糊的視線，陌生的舞伴，如操縱著電動玩具中賓果遊戲一般，吉凶未卜！

天天，站在宿舍下，仰望雄偉的六樓建築，也算是「十字花城」中不滅的精神吧！與其說是秋天的來臨帶走了時間，倒不如說是在蹬樓梯的日子中渡過時間。

每每在「男賓止步」的牌子下，大舒一口氣

舞會

，咒罵一句；每每在「男賓止步」的牌子下，見著一個個欲言又止，羞澀年少的男孩們，交傳任務，帶上一個希望給夢中的白雪公主！

學姐們常說：「從來沒有一屆護理系像你們班這樣子的不守規矩，粗野放肆……」，或許是她們修習的心理學已淡忘，也或許是「望妹成鳳」的殷切盼望，故而造成了她們這般耳提面命，懇切叮嚀的心態吧。但，那一顆顆初入學校的纖細心靈，遠離了家庭，而面對如此陌生的環境，心理防衛機構自然出現了若干叛逆加反抗的組織，有自閉型的，有粗暴型的，有希望被愛型，有為所欲為型的……，這些，不是童年缺乏愛的緣故，而是青少年期缺乏發洩的表現啊！

我覺得，我們就如同剛冒出頭的竹筍，有著堅硬的外殼，倔強、自卑而無知的保護自己，虛偽的用外在的硬殼來排拒一切，孰不知，一層一層的剝開，呈現的卻是如此羞澀、軟弱而又毫無主張的內在……在迫切盼望成長的歷程中，陽光和小雨才是真正滋潤

生命的東西啊！

我常以「是真名士自風流」的話語來自我標榜，而藉以掩飾自己的懶散功課及囂張打鬧；本以為，這一季就要無聲無息的走了拍拍屁股，躡手躡腳，苟且的認為一季遊戲的結束，自己的攬和寧靜與玩笑天地是幹得神不知，鬼不覺。卻不知，在回首凝視那凌亂步伐與血淚歷程之際，才知曉，半年的成績單，竟是一張白紙。

仍站在陽台上的那個角落，凝望夕陽，一幕幕的景象如放映機般的劈哩趴啦放個不停，想關都關不掉！人生過處皆成悔，努力的想洗去那份狂傲的自滿，想洗去那份癡迷的『柏拉圖』式的愛情幻想，想洗去那目空一切卻又羞慚的自我。

拿起吉他，重新調出調子，大呼一聲「夥伴們，小妞們！」歌聲再度揚起：「五月的風，不要嘆息，迷濛的眼睛，請別哭泣……」。

但願，但願果真我們不會遺忘這段成長的日子，也不再無知的唱出流浪之歌了。